



张贤亮选集 2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张贤亮选集(二)

张贤亮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6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 1/2 插页 4 字数366,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

书号: 10151·844 定价: (平)4.40元 (精)5.7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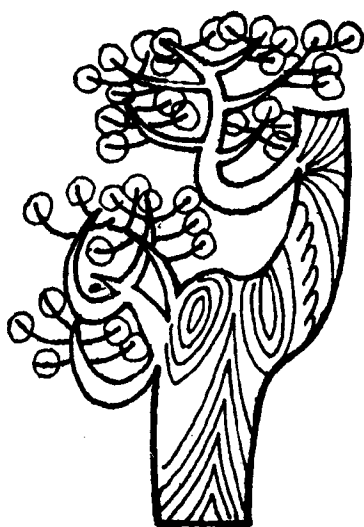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

目 录

第 二 卷

土牢情话	3
夕阳	90
肖尔布拉克	105
男人的风格	149

第二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中篇小说

土牢情话

第 一 章

错、错、错！

——陆游《钗头凤》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死，但我仍然震惊了。

我从那颗哀婉的黑痣上认出是她。

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来来往往的旅客，墙上的电钟，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的灯，绿的灯，红的灯，一切的一切，全部化成调色板上那样斑驳的一片杂色。只有她，在朦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对面，那样清晰、鲜明。

“你好吧？”她朝我凄楚地微微一笑。我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只是从她嘴唇的颤动上看出她说的是这句话。

我的嘴唇也蠕动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又象害热病似的颤抖起来，就象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样。

“结婚了吗？”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

“没有。”我使劲控制住牙床，吐了这么一句。

“应该了……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了。”她的音调柔和而平板，象一汪死水，没有一丝感情的波澜。“现在你有条件了……找一个，照顾自己……”

“不，我不想找了……”

我要求她的宽恕，可是她却带着歉疚地对我一笑。我看出她是想笑得美一些，笑得象阳光那样灿烂，象她过去那样。但是，她的脸，好象已经失去了那样笑的机能。现在，她的笑象月光一样，是凄清的、衰弱的；又象是梦里的影子，轻轻一掠就过去了。

我这才注意到：她变了！她的脸干瘪黄瘦，额头、眼角、嘴边都出现了令人伤心的皱纹。一绺沾着汗的头发随便地搭在颊边；鼻孔的边沿上凝定着一滴清鼻涕，闪着刺目的光。现在的她，就象是失去了绚丽色彩的旧画，那上面只残存着一些模糊的美妙的线条了。

“你到哪里去？”她的呼吸是急促的，但却故作平静地问我。

“我……我送一个朋友，他刚上车。你……你到哪里去？”

我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对了，这有什么？不是有许许多多人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了吗？悲痛埋藏在心底，和尸体埋在土里一样，也会慢慢地消失，据说，它还会和尸体能使土壤肥沃一样，使心变得丰满。

“我……我们回家去，回老家去。”她突然笑出声来，但笑声却象是呻吟。我看见她毫无笑意的眸子里闪烁着精神病患者那样游移不定的目光，对我来说，还有一把打开那恐怖的记忆的钥匙。不，不能让她打开我那已经关闭记忆的大门。那里有毁灭我自己的火。我往后退了一步。

蓦地，她的眼神严厉起来，并且掀起右上唇，露出白白的犬齿，向我身后猥猥地叫着：

“鬼！你到哪儿逛去了！鬼！你啥也不管！你……”

“嘿嘿……在车站对面的小馆，嘿嘿……”我身后响起含糊不清的回答，同时一股混合着白酒、大蒜和油腥的臭气喷在我颊上。

他！穿着一身半新的灰涤卡制服，一面摇摇欲倒地掠过我身边，一面象安抚一匹受惊的马似的嘟囔着。他已经醉醺醺的了，字眼就象粘痰一样在舌底滚动。最后，一个趑趄跌坐在睡在长椅上的两个女孩脚边。

“唔……发那么大火干啥？……瞧你，厉害的……”他倾斜着上身，手在口袋里摸索着，终于寻找出几粒葵花子，低着头闷闷地嗑起来。

顿时，我心里升起一阵恶毒的快感。我挺了挺胸，鼻孔里威胁似的吭了一声。

“哦，是你……”他抬起头，但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讶或妒意，反而讨好地望着我。

“王富海，你还认得我吗？”我弯下腰，用基度山伯爵的神态问他。

“哪能忘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嘛，石在同志……”

“你过得挺好吧？”我扬了一下眉毛。

“哪……你看，这不是，我们回老家了。我大哥给我在县商业局找了个差使……在农场有啥意思……以工代干，还得考试……你现在好了，知识分子，现在是你们的天下了。嗯？不是吗？考是考不倒你们的……”

他也变了！我记得他至少比我小六岁，但衰老的迹象已从他脖子上的青筋蜿蜒到他的颌部，耳朵四周挤满黧黑的皱褶。他脸色晦暗，但又透出酗酒的人那种常见的青白，再配上胸前斑斑点点的油迹，十足地表现出被生活所压倒的困顿和惯能随

波逐流的无聊。这副形象，突然使我感到自己的心胸狭隘而卑劣。我悲哀了。时间真的是无情的，我们在它的磨盘里，仅仅十二年就被榨去了那么多生命的汁水。我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人身上。

“刘俊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

“他好滑的。他早就活动调回老家去了。”他向我狡黠地笑笑，“他有办法，他是……他是那种有办法的人。他是……他总是当官。那小子！他是……他有当官的才……”他皱着眉，摆出一副说正经话的神情，但翻来复去仍是那几个词。

这时，她在旁边突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被压抑住的呜咽。随即，她两手捂住脸，猛地转过身去，用尖厉的声音连连对我喊道：

“你回去，你回去吧！你回去……”

候车室里闹哄哄的。空气浑浊，还有股熏人的尿臭。她蓬松的头发，在廉价的尼龙头巾下随着她的抽泣不停地颤动、肩胛突出、瘦削的肩膀（那原是滚圆的、丰腴的、结实的！）象门上的合页般一张一阖，而他却点起了根纸烟，用漠然的眼光观望着四周。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深切的忏悔？温存的安慰？多情的絮语？热烈的鼓励？虔诚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伪而多余！既然那真挚的爱情早已逝去。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连说“再见”都是虚伪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偶然相遇之后，今生今世是不会再见的了。往事，甚至比不上一具依照物质不灭定律而永不会消失的白骨，它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

我转过身走了。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她止住了抽泣，膝盖顶在长椅上，用半跪的姿势立着，对着墙上巨大的火车时刻表，就象在默默地祈祷，他仍象一堆灰布似的靠在长椅上，只有一缕青烟显示着他的生命。光波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此情此景，我是终生不会忘怀的。然而，这一切又逐渐逐渐模糊了，最后，全都溶化在一滴晶莹的泪水里。我冲出玻璃门，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免得哭出声来……

啊，她往日的细声碎语抓挠着我的心，回忆的闸门终于被她打开了，尽管那里面有毁灭我的烈火。但是，我想，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有了有权利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第 二 章

……触及灵魂……

——摘自一九六八年报刊社论

刷、刷、刷……暴雨抽打着大地，也抽打着每个人的心。后墙皮上那一团渗过来的褐色的水迹在阴险地向四周洒开。我们都知道，只要这面土墙被雨水渗透，它马上就会自动坍下来。于是，这团水迹就成了一座指示我们生命终结的时钟，成了一片会吞噬人的魔影。

轰——！接着是一片哗哗的水浪拍打声。我们惊惧地面面相觑。这不知是那幢房子的墙倒塌了。倒墙一般是往外的，但我们头顶上是一块块水泥板，一块就有六百多斤。它们似乎马上就要压下来，把我们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们十个“犯人”先是和钻出洞的耗子一起，在牢房里乱窜，但是不久，浑浊的洪水就从牢门下翻滚进来，耗子被淹得只剩下尖尖的鼻子和稀疏的胡须，我们又只得上了炕，守在垂死的“三反分子”旁边。

“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天津下乡青年小顺子忍不住了，从炕上一跃而起，趟过没过脚脖子的泥水，扑到牢

门擂打起来：“开门！开门！妈妈的！你们要把老子压死到里头呀？！妈妈的！开门！开门！……”

然而，他的喊声和打门声，被淹没在外面一片可怕的声浪中了。

“喂！大渠决口了！喂！把人都撤到羊圈……喂！快把人撤到羊圈……”

急骤的暴雨声，慌乱的趟水声，妇女恐惧的哭喊，孩子惊吓的啼叫，大人愤怒的咒骂，牲口不安的嘶鸣，混合在一起，凝成整整一大块压倒一切的声音。是的，是一大块。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块声音沉重的分量。它不是象水泥板那样会压在我们肉体上，而是现在就直接压在我们的魂魄上，使我们每个人都象承受不住似的索索发抖。

小顺子停下来，恶狠狠地看了看门板，又惊慌地跳到窗口向外张望。

焊着钢筋的窗外，是厚厚的、铅灰色的雨幕。这时，视觉已毫不起作用，外界的恐怖只是通过听觉在折磨我们。突然，一头毛驴又扯长嗓子喊救命似的大叫起来。这种粗犷的、兽性的哀嚎，象在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重量上加了最后一坨砝码，一下子把我们生的希望完全压垮了。我们明白了：革命群众已全部跑光；他们撇下了我们，和这头失群的毛驴一起等待死亡。小顺子首先大哭起来：

“妈妈的！妈妈！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妈妈……”

他既是在骂人，也是在呼唤妈妈。原来，他和一伙小青年养了一条狗，起名叫“娜佳”，农建师参谋长下连队视察，小顺子唤着娜佳，“来，来，站起来，跟师首长握握手。”于是

就被视为“目无领导”，关进牢房。听说，他还在自由的时候，他妈妈从天津来看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连队。他高兴地扑过去喊道：“妈妈的！昨天接你你不来，妈妈的！今天没接你你倒来了。妈妈的！……”现在，他在骂人的“妈妈的”之中，是真正想念起他的妈妈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现行反革命”“多事先生”蜷在炕角，滑稽地翻着白眼，翘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指点着我们，“唏、唏……多事、多事……”

这个富农出身的会计，一天早晨在一面土墙上发现了“刘少奇万岁”几个粉笔字，慌忙报告给军管会，但是，查来查去，他本人却成了最大的嫌疑犯。他也就在漫长而艰苦的交代过程中精神失常了。现在，他只会说“唏，唏，唏，多事，多事！”我们都叫他“多事先生”。

“天塌下来啦！革命和反革命都完蛋啦！”“国民党残渣余孽”——一个老机修工人猛地蹦起来，神经质地、嘶哑地喊叫着。

“呜呜……呜呜……”这是蜷在西边墙根的小陈在悲恸地哭。他的罪名他自己不愿意说，但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把脸埋在膝盖里，两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他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啕，他的嚎啕，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疱！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青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

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进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作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都脱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灼灼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象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的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象一幅太阳的图案……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齐扑向小陈。一个揪住他的肩膀，一个掀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他的嘴。

“……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这样子不对的罗！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哟！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

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象一片寿衣在他胸前抖动。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象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象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漫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

一个多月以前，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种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青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彻底改造好。那天，妈给我炒了碗蛋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出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墙，坐进在门口等我的吉普。妈象一尊塑像似的立在断墙的豁口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伤的眼光从松垂的眼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点母爱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口自来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眼睛濡湿了。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而被打成右派。开始。我虽然对给我的帽子有过怀疑，但一遍一遍的批判终于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检查中，我把自我谴责推到了极端，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罪孽深重